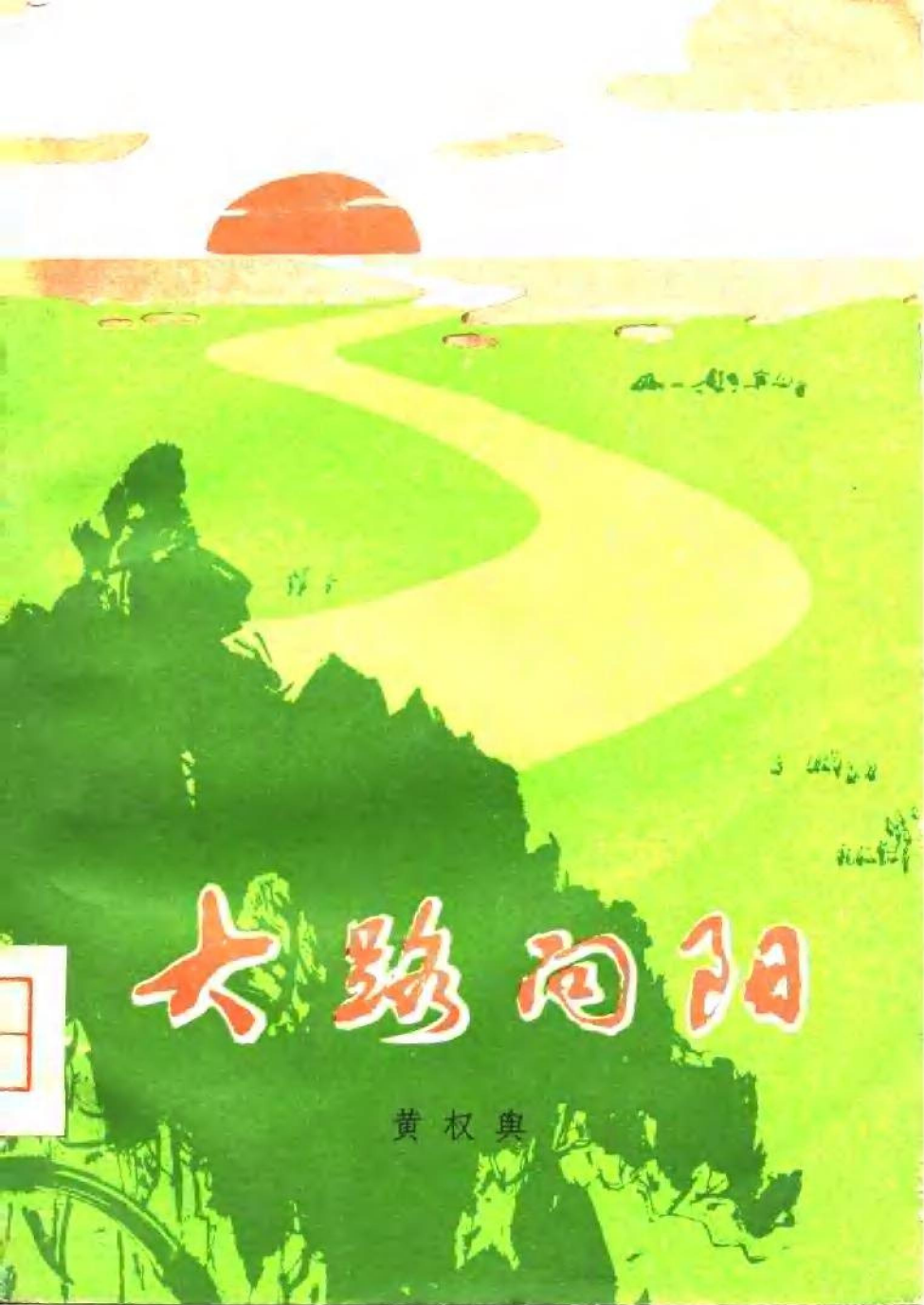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四年春。作品通过对西北某地区水磨村向阳农业生产合作社筹建到建成的曲折历程的生动描绘，反映了农业合作化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塑造了周有亮、赵朱海、赵长锁、王彦、范秀英等贫下中农的动人形象；突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主题。作品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

大 路 向 阳

黄 权 舆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红旗印刷厂印刷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书号：10096·138 定价：1.03元

目 次

一	闻风而动	(1)
二	看风使舵	(13)
三	密谋	(27)
四	喜与愁	(39)
五	车不走马走	(51)
六	庄稼与蚂蚱	(64)
七	水向东流	(75)
八	支书动手	(87)
九	心红似火	(96)
十	较量	(108)
十一	挡犁	(120)
十二	马兰花开	(133)
十三	众人拾柴火焰高	(141)
十四	歧路	(150)
十五	支援	(159)
十六	快马加鞭	(166)
十七	深情厚意	(175)
十八	献计	(186)
十九	源泉	(194)
二十	到群众中去	(203)
二一	第一次报告会	(216)

二二	探风声回来.....	(226)
二三	留下来革命.....	(235)
二四	风雨天.....	(245)
二五	向前看.....	(256)
二六	兄弟俩.....	(265)
二七	女将出马.....	(274)
二八	觉悟.....	(285)
二九	圈套.....	(295)
三十	将计就计.....	(304)
三一	我要我的翻身地.....	(314)
三二	趁热打铁.....	(322)
三三	苦肉计和明眼人.....	(330)
三四	辩论会.....	(339)
三五	病.....	(348)
三六	退礼.....	(357)
三七	心红眼亮.....	(367)
三八	决心.....	(376)
三九	欢天喜地.....	(386)
四十	节外生枝.....	(396)
四一	质问.....	(407)
四二	请示支书.....	(416)
四三	追谣.....	(424)
四四	归队.....	(434)
四五	交给群众.....	(444)
四六	争论不休.....	(453)
四七	管得宽.....	(462)

四八	孤儿羊娃.....	(470)
四九	各执己见.....	(479)
五十	归心似箭.....	(491)
五一	赤胆忠心.....	(500)
五二	雨过天晴.....	(510)
五三	明察秋毫.....	(522)
五四	狼狈为奸.....	(532)
五五	跟踪追迹.....	(541)
五六	初战告捷.....	(548)
尾声		(555)

一、闻 风 而 动

看看日头沉落到卧牛山背后，一群接一群的 鹊 雀 归 巢了，还不见周有亮参观徐家寨农业生产合作社回来。翠兰妈做好了晚饭，拿着捻线棍，坐在门前的青石碌碡上，一边捻着羊毛线，一边不时地往村口的大路上瞅着。女儿翠兰，胳肢窝里夹了撮浸过的麦秆，跟着走出小街门，坐在妈的身旁，焦急地说：“俺爹怎么还不见回来？说是参观一天，都两天了还不见个影影儿。俺爹简直成了办社迷！”

这娘儿俩正在念叨着，不知谁问了一声：“怎么，亮叔还没回来？”翠兰妈回头一看，是互助组副组长、民兵队长赵长锁。这青年头上戴了顶褪了色的军帽，腰里系了条皮带，身材不高，长得却十分精干。当他知道大组长还没回来，便笑嘻嘻地说：“亮叔该不会今晚又留在那儿过夜吧？他在徐家寨扛过活，熟人多。”

没等翠兰妈回答，组里的老积极王彦老汉不知几时也走到碌碡跟前，捋了捋牛角胡说：“不会。有亮知道咱们心急得象点着一把火，参观完了就会回来的。我思谋大组长是个细心人，去了总想多看看，多听听，恨不得把人冢办社的经验给咱一口袋背回来。”

象往常一样，他们这几户人家，自从变工互助以来，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都自动到周家小院来碰头，夏秋就坐在

院子当中的核桃树底下，冬天便坐在炕头上。说是开会又不象开会，大家坐在一起，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商量着组里的事，安排第二天的活路。有时，事情商量完了，大伙儿还愿意离开。王彦老汉就趁机给年轻人讲旧社会地主马耀祖如何逼得他背井离乡，流落到玉门关外给人牵骆驼，在兰州城里挑的卖黄河水，向青年人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周有亮有时从乡上开会拿回来几张省上办的《农民报》，也趁这功夫叫记工员菊花姑娘给大家读报，学习时事政策。大家越学心里越亮堂，互助组越办越红火。今晚大家急着捋听大组长参观农业社的情况，一搁下饭碗就都跑来了，纷纷猜测大组长今晚会不会归来。

大伙儿正七嘴八舌地猜测着，眼尖的翠兰，伸手朝村口一指，尖叫了一声：“快都不要胡猜了。看，那不是俺爹回来了。爹——”小姑娘一时激动，离老远竟喊起爹来。大伙儿闻声抬起头，朝翠兰手指的方向看去。晚霞烧红了半边天。暮色中，只见身材高大的大组长周有亮，穿着一身土蓝布棉衣，腰里系着青布腰带，肩膀上搭着条炒面口袋，迈着矫健的步子，路过村头那盘古老的水磨，正一步一步地朝大涝池岸边走来。许是走路过急，他那圆盘脸泛着红光，显得两道浓眉更黑更浓。

这周有亮四十刚出头，有多半岁月是从苦水里渡过来的。那是民国十八年，地主马耀祖仗势欺人，利用天灾讹诈去了周家仅有的二亩祖业地，老爹活活被气死。在穷乡亲的帮扶下，他抬埋了爹爹，身带重孝，向媳妇要了几碗炒面，打算进县城告马耀祖一状。路上，他转念一想：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官府、财主还不是一个鼻子窟窿出

气，哪里会给咱穷人伸冤……。快走到县城东门口了，又遁了回来。赶回到家里，马耀祖打发他亲家赵明福来找他，说是马财东话硬心善，不记仇，把那二亩地仍给他佃种，秋后多少给几颗租子就行。周有亮知道这是地主设的圈套，气得眼珠子发红，连轰带撵地把马耀祖的狗腿赶出了门，口里没说心里说：他马耀祖不记仇，我姓周的还记仇。就在这天深夜，他气得想放火烧掉狗地主马耀祖家的麦秸垛子未成，一个人钻进卧牛山，在深山密林里烧了半年木炭，又给徐家寨地主徐半川家赶骡子，饥一顿，饱一顿，过起游动不定的脚户生活。一年又一年，走不尽不见天日的密林，涉不完风沙滚滚的戈壁。每到一处，看到刮国民党横行霸道，土豪劣绅为非作歹，他都在心里想着：穷人哪一天才能扬眉吐气过上舒心的日子。只有一次，他朝北越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线，到定边去驮盐，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幸福生活，才对这一天的到来，心里充满了希望。过年回到家里，等到夜深人静后，他坐在炕头上，象讲故事一样，把毛主席如何领导穷人闹革命，红区的农民怎样变工互助，讲给贴心人翠兰妈听。直说得翠兰妈心里热呼呼的，抬起眼望着他说：“那他爹，咱这儿多会也红呢？”周有亮喷地笑了，心情激动地说：“也快啦！国民党坏事干尽，是秋后的蚂蚱，跳不了几天了！”

太阳一出满天红。柳源刚一解放，周有亮就辞退了徐半川家的活，欢天喜地地回到被迫离开近二十年的家乡，成为水磨村第一个农会会员，被大伙推选成农会主任。在整个土地改革运动中，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头，同广大贫雇农一起，团结中农，斗得地主马耀祖威风扫地。阴谋变天的富农赵明

福，一看这架势，也不得不悄悄夹起了狗尾巴。运动进行到半中腰，县委书记老崔来水磨村蹲点，就住在周有亮家里，跟他吃着一锅饭。老崔回县前一天晚上，周有亮跟老崔睡在一条炕上，两人说了半宿话。第二天清早，老崔打好背包，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趴在炕头帮周有亮写好入党申请书后，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老周，土改结束了，工作队就要回县了，可革命还没有完，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哩！不要忘记，咱中国人民刚刚翻身解放，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过着你们土改前那样的悲惨生活。你是老农会，一定要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把革命进行到底……。”老崔说完背起背包要走。周有亮从圈里牵出刚分得的小黑驴，硬将老崔的铺盖搭在驴背上，一直送到莲花镇车站，看着老崔搭上汽车走了，他才牵着小黑驴回来。老崔虽走了，可他那口音很重的陕北话，一直在周有亮的耳边回响。

土改复查结束后，颁发土地证的那天黑夜，行政村主任王永兴，站在土地庙前、老槐树底下，一面向庄稼人散发着土地证，一面絮絮不休地说：“乡亲们，都听着，土地证发下来了，土改这就算结束了。往后不管是分地户，还是自耕农，各人打算过各人的光阴。只要按时把公粮缴了，谁愿意咋样就咋样，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土地买卖也自由！”蹲在人堆里的老农会周有亮，听到王永兴这一席话，觉得怪不是滋味，猛地站起身，走前一步，质问说：“永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咱人民政府的政策？”直问得王永兴脸色发窘，一会儿推说是传达区委魏书记的指示，一会儿又说是省上发下来的宣传画上也这么讲。周有亮

摇摇头，很不以为然地说：“不管魏书记怎么讲，省上发下来的宣传画上怎么说，我看，咱农民只能根据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走互助合作的大道，咋样也不能走你刚才宣扬的那老路。乡上梁支书在党员会上，一再让宣传互助合作的好处，你怎么不向乡党们宣传？贫雇农刚分下几亩地，缺这少那，政府要不指拨，到时候恐怕连公粮也缴不上来。”直问得王永兴脸红脖子粗，从此暗地经常埋怨周有亮挡了他的路。

就在这天黑夜，周有亮串连了几户贫雇农和刚死了牛的老实疙瘩中农杨克俭，成立了水磨村第一个临时互助组，不久又变为常年互助组。村里人都习惯地称这个互助组叫涝池岸互助组。其实，除了周有亮和后来入组的中农周有福住在大涝池岸以外，其它几户人遍布全村。象副组长赵长锁就住在村外柳河岸边。妇女主任范秀英家住在大十字路西翻身院。老积极王彦老汉住在土地庙后头的高坎上，跟行政主任王永兴是墙挨墙的邻居。治安主任赵朱海住的更远，住在赵家场。以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涨，他退出涝池岸互助组，在赵家场另组织了个互助组……。

周有亮一边朝涝池岸走着，一边想着在前进的道路上今后还会遇见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觉得已走到了涝池岸边。大伙一见大组长回来了，立即围上前去，问长问短。急性子赵长锁，更是急得一个劲问：“亮叔，你先说说，咱们互助组能不能早点转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周有亮还没来得及回答，周有福细眯着两只眼睛，又急切地问：“亮哥，你只说，徐家寨那个社办得怎样？庄稼长的能不能看上眼？”周有亮伸出大拇指，禁不住兴奋地说：“好！一百个好！说起

话长。走，咱们到院子里说去！”说着，走进小街门，组员们也跟着走进门。大组长一回来，好象严冬带来了温暖，大伙儿又说又笑，小院子立时欢腾起来，吓得栖居在核桃树上的两只喜鹊又展翅飞起。

这棵核桃树是有亮爹在有亮三岁那年，从姥姥家移来的，如今长的有三把粗。一到夏秋，青枝绿叶，象一把大伞，遮住了半个院子，显得后面那两间土坯屋更加矮小。核桃树底下，放着一块磨盘石。磨盘石旁边，靠近树根还放着一块捶衣裳用的大青石。由于小户人家没有桌凳，人来客往，进门就坐在这儿吃饭、说话，天长日久，石头被磨得起明发亮。互助组的人也经常在这儿开会学习。

周有亮一口气走了十五里路，走得浑身发热，一进街门就坐在捶布石上，接住翠兰妈端来的一碗开水，仰起头几口喝下去，立即望着大家说：“哎！真是不上卧牛山，不知道山上的松树大。这回总算开了眼界！徐社长领大家参观了社里和单干户的庄稼，隔一条犁沟简直是两层天！”他把这两天的见闻讲给伙伴们听。他心里兴奋，讲起话来，象柳河的流水，不急不慢，格外流利。

赵长锁、王彦老汉、周有福，一个个都伸着脖子，用心地听着。当听到农业社的庄稼比一个单干户、远近闻名的“能人”的庄稼更好时，王彦老汉捋了捋胡子，不由得插话说：“你说的这个能人我知道。那年我到徐家寨赶麦场，给他家割过麦。那人就跟咱村的韩宝全爹们一样，务庄稼是一把手，社能比过他，就不简单！”赵长锁听到这，又急得说：“我看咱们也办社吧。徐家寨、水磨村，都归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徐家寨他们能办社，咱们也能办。把个互助组

还往几时搞哩！”周有亮高兴地点点头说：“我也这样想。大家都学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学过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我看咱们也闻风而动吧！我在徐家寨碰见县委合作部的魏部长，还向他谈了我的想法……”没等周有亮说完，赵长锁就急忙问：“魏部长怎么说？”周有亮按下气说：“魏部长说：‘不急，县委才在这试办，你急啥。’我心里倒急得很。叫我看，徐家寨已经做出了样子，咱们就照葫芦画瓢，也跟上转社吧。大家说哩？”赵长锁手指着周围的人说：“还有谁哩？秀英到县上开妇代会去了，咱们凡户恨不得明天一早就把社建成。你还问谁呢？”周有亮向左右前后看了看问：“克俭呢，怎么没见克俭？”赵长锁说：“克俭今黑夜没来，我给咱叫去。这么早就睡了！”王彦老汉说：“烧红的铁烙不冷，明天再问他吧！”赵长锁站起身说：“是社会主义，争分夺秒，我叫克俭去！”说毕，三步并作两步，走出草门楼。不一会，就和杨克俭一前一后走进草门楼。

周有亮一看杨克俭接连打喷嚏，忙关切地问：“怎么，你病了？”杨克俭浑身打着冷颤，说：“咳，早晨起来早，伤了点风，头疼，流清鼻，要不我今天黑夜咋没来。刚才长锁问我愿不愿转社，我没意见。”周有亮问：“你屋里人呢？”杨克俭说：“你问巧凤吗？早商量好了。我敢对着头顶的星星发誓，我要对进社有二心，这核桃树叶子多会落，我杨克俭多会断气！”一句话说得大伙都笑了，周有亮忍住笑说：“诚心进社就是了，用不着赌咒发誓。回去叫媳妇熬点生姜汤喝了出点汗。没生姜我这还买的有。”说着，让翠兰妈取来两大块生姜，递给杨克俭，一再叮咛杨克俭回去早

点休息。

送走杨克俭，周有亮这才接住王彦老汉递过来的旱烟袋，美美抽了两口，望着一直没有吭声的周有福，说：“有福，今黑夜你咋不吭声？土地往一块合种，你有啥想法？也说说。”周有福在黑影里把眉毛一皱，现出为难的样子说：“土地合种，人老几辈没经过，你让我想一想，再跟俺屋里人合计合计……”急性子赵长锁打断周有福的话说：“有啥合计的哩？举凡共产党号召的事，你只跟上干，保险没错。这几年我试的不爱试了。就说减租、土改、镇反，哪一件对咱劳动人民不好？你说哩？”周有福没有马上回答，周有亮接上话茬说：“那就让有福再想一想，咱们大家再议论议论。”王彦老汉揷了揷烟灰，有些着急地说：“还议论啥哩？咱大家都没二心。我看，几时杀它一只鸡，对着这核桃树发个誓：谁往后要三心二意，叫天打五雷殛！”惹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正在掐草帽辫的翠兰，更是笑得直不起腰来。周有亮也忍不住呵呵笑着说：“不行，不行。咱这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跟旧社会结拜、入伙不一样，用不着赌咒发誓。咱们心里不光有咱这几户人，还要有咱水磨村一村人。咱要站在柳河畔，望着东海水。翠兰，你把手里的草帽辫子放下，到屋里把爹从县上开会带回来的那本书拿来，给你爷爷、叔叔们念上两段听。”

翠兰把手里的草帽辫子放在廊沿石上，端起小油灯，走回小北屋，从爹放材料的小木匣里，取来那本书，借着灯光一看，是中共柳源县委翻印的《社会主义教育材料汇编》。她边看边说：“菊花姐到沙湾村找乡文书学算盘去了，我只

上过几天冬学，识的字不多，就凑合着念吧！”大家听了大组长参观徐家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介绍，回头再学习党的有关文件，越听越感到亲切。除周有福仍沉默不语外，再的人都拿定主意，要把土地合种到一块。冬麦已种，回头按徐家寨的有关办法折价，眼下先把大秋作物种到一起。急性子赵长锁说：“那就这样定了，明天咱就准备把大秋合到一块种！”周有亮摇了下手，说：“不行！这么大的事，咱不给乡上梁支书说说能行吗？我思谋明天就找梁支书谈谈，再向县委反映反映，看能不能给咱派个办社干部。”急性子赵长锁哪能等到明天，嚷嚷着要求让他连夜去乡上找梁支书。周有亮寻思了一会儿，说：“梁支书这一向正在了解全乡一些互助组的整顿情况，不一定在乡上，还是让我去找找看。”赵长锁高兴得眉喜眼笑地说：“好好好！我们今黑夜就在这等候你的消息！”

周有亮忘记了一路的疲劳，装了锅旱烟，就又走出小街门，顺着大涝池南面那条捷路，摸黑朝沙湾乡政府走去。夜色很浓，星星在头顶眨眼，远处的卧牛山只留下了一个剪影。没吃顿饭的功夫，他就走到沙湾乡政府门口。推开门望去，乡文书赵生慧正坐在灯下写着什么，梁支书坐在桌子顶头，肩上的背包还没顾得取下，看样子也是刚回来，正向文书安排着什么事。

老梁听到脚步声，抬起头一看，是周有亮，用眼睛打着招呼，说：“老周，你怎么这个时候来？”说着，端过一把椅子，让周有亮坐下。又说：“你这回到徐家寨看了一趟，收获不小吧！”周有亮不习惯于坐椅子，象往常那样，又靠墙趺蹴下来，说：“嘿，回来给大家一说，俺组里十个就有

九个要求把土地合种到一起，也象徐家寨那样办社。我就为这事来找你！”他把这次参观的收获，刚才组里商量的情况，一五一十向乡支书作了汇报。老梁越听越兴奋，两只很有神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走过来在周有亮的肩膀上亲切地拍了一巴掌，说：“嘿，你这同志，有这么美的事还愁啥！总路线宣传了，互助合作运动要加快脚步哩。就是一件，你一个组才七户，能不能串联串联王永兴、赵朱海那两个互助组，你们三个党员领导的互助组先来个联组转社。”周有亮沉思了一会，在心里分析着水磨村的情况，说：“赵朱海那个组好办，就看王永兴那个组怎么样？组织起来没几天，再没见他们在一起干活！”老梁让周有亮回去先做做工作，等马乡长从县上开会回来，他准备把行李搬到水磨村，和大家一道学着办社。周有亮提出，县上要能派个办社干部就更好了。老梁说：“你这一提倒提醒了我。区委麻书记到河北、山西等省，去参观学习那里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好经验，县委合作部魏部长到咱莲花区蹲点，我几时找他谈谈。魏部长，魏文斌，你认识吗？”周有亮听到这，脸上突然一沉，说：“认识，怎么不认识。他先前在咱莲花区当过区长，以后又是区委书记。只怕他对这事不那么热心……。”

周有亮和老梁又谈了好一会，老梁硬要留他住下，他站起身说：“我走了。长锁、彦叔他们还在等着我的信呢！”老梁刚把他送出大门，他就大步流星地往回走，不觉得已走到了家门口，掀开小街门，小院子里的学习会还没有散。赵长锁、王彦老汉、周有福、翠兰妈、翠兰都坐在核桃树底下，你一言，我一语，焦急地说他怎么还没回来。大家听大

组长说，梁支书十分赞成大秋合种，还提出能不能联组转社，高兴得不知怎么说好。只有周有福心里很矛盾，没露声色。玉彦老汉先是高兴，接着又有些担心地说：“赵朱海那人咱知道，你叫他十五来，初一就来了。就怕俺的永兴是袜勒子缠身，难办！也不是我老汉在背后拆本家侄子的台，他那个互助组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急性子赵长锁说：

“让亮叔明天试探试探再说，我马上给赵朱海先去打个招呼。”大家这才散去。

第二天晌午，收工回来，周有亮连晌午也顾不得歇，一搁下碗就顺着墙外的那条牛车路，绕过大涝池，到土地庙后头来找王永兴。来到王永兴家门前，王家那黑油漆街门半闭着。他推门走进去，只见王家新盖的北屋廊檐下立放着一副大车轱辘；一头老母猪领着十几只小猪娃，哼哼着，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只刚下毕蛋的老母鸡正咯咯咯地叫着，在院子里和一群杂色的鸡儿争着啄食。王永兴的老婆田二香，水磨村有名的“镰刀嘴”，正坐在院里的捶布石边，抡着棒槌，一上一下，捶着刚晾干的衣服。她早已看见周有亮却装着没看见，心里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不知周有亮昨天参观回来，又找我娃他爸开啥会哩……”周有亮对田二香的为人是十分清楚的，几步走到田二香身后，把声音放得大大地问：“永兴没在？”田二香这才装得象才看见了周有亮的样子，打起招呼，又是忙着搬凳子，又是忙着找水烟袋。然后叨叨说：“你看巧不巧，我才说找你哥来哩。你看能不能给帮个忙，几时在梁支书面前替妹子说句话，叫把我娃他爸这个行政主任帽子给抹了。他是个穷人忙身子，不象你哥有翠兰、翠兰妈做活，学习呀，开会呀，参观呀，能够

贴赔起功夫。俺这里里外外就他一个人，种地要他，打碾耙磨要他，跟集买东西要他，真是吹鼓手死了娘，光个人光景就忙不过来，要管村里的事儿，把他一掰两半也顾不过来呀。你哥看，都到这阵子了，他从莲花镇给马配驹还没回来呢……”

周有亮看田二香叨叨个没完，不得不打断她的话头儿说：“关于联组转社的事儿，你一早可能听说了。永兴回来，请他到地里找我，一块合计合计。”田二香一早起来，送走王永兴，就听村里人议论着联组转社的事儿。她虽然还弄不懂联组转社是咋回事，一提起互助组呀，合作社呀，却不知为什么那么反感，随即一面虚情假意地应承着：“我娃他爹回来，我一定把话传到。”一边把周有亮送出门，“啪”地一声把黑油漆门闭住。周有亮心里好笑，迈开大步，向广阔的田野走去。